

反印墨迹與竹書編連的再認識^{*}

賈連翔

隨着圖像信息獲取技術的不斷提高,我們對竹簡的觀察得以越來越細緻。《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自第五輯起,採用 SINAR P2 座機拍攝的 8×10 英寸膠片電子分色後的圖像,^{〔1〕}對整理報告中的放大圖版質量進行了大幅提升,使得我們能夠明確竹簡上更多的微觀信息,也對以往竹簡上的一些現象有了新的認識。本文所要重點討論的反印墨迹就是其中的一項,現試加分析,以請方家指正。

(一) 對反印墨迹的觀察

我們曾討論過竹書中的書法墨迹有“飛白”和“滲墨”的現象,並將此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歸結到竹材的肌理上,^{〔2〕}現在看來,這個認識是不全面的。一些“飛白”現象實際上是由墨迹被反印形成的,這些反印墨迹通常在竹簡中都有明確的對應關係,通過仔細地比對,我們可以找到丟失這些墨迹的源文字或筆畫。下面舉的這些例子將提供更形象的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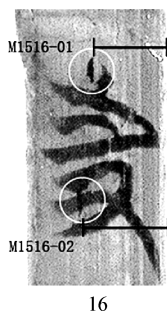
清華簡第五輯公佈了一篇自名為《殷高宗問於三壽》的竹書,值得注意的是此篇簡背原有次序編號,而原編號為“十”與原編號“十五”的兩支簡整理者根據文義將其順序互換。通讀簡文可知,該篇內容有很強的邏輯性,文中此段涉及的若干概念有清晰的條理順序,整理者對簡序的調整是十分正確的。不僅如此,竹簡在該部分出現了大量的反印墨迹。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項目號:10&ZD091)階段性成果。

〔1〕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中西書局 2015 年。

〔2〕 賈連翔:《清華簡九篇書法現象研究》,《書法叢刊》2011 年第 4 期。

按整理者編號,我們在簡 10、11、12、13、14、15 與簡 16、17、18、19、20、21 上採集到了 39 個圖像,它們以簡 15、16 的接縫為中軸,呈對稱關係。我們在簡 15 與 16 上找到的 15 處反印墨迹,其細節與對應關係如圖 1 至圖 10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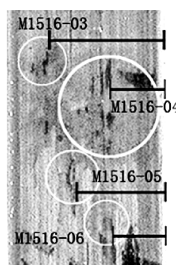


16



15

圖 1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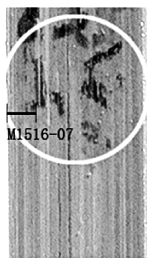


15

圖 2



16



15

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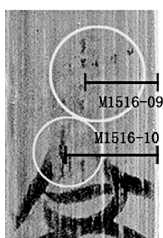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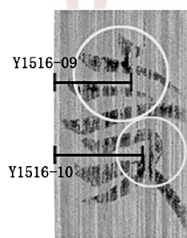


15

圖 4



16



15

圖 5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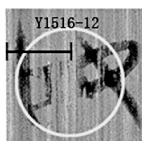


15

圖 6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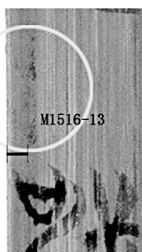


15

圖 7



16



15

圖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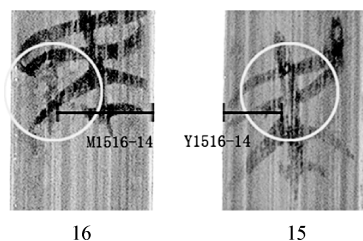


圖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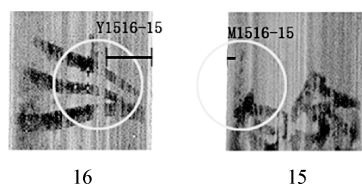


圖 10

簡 14 與簡 17 上找到了 6 處反印墨迹,其細節與對應關係如圖 11 至圖 1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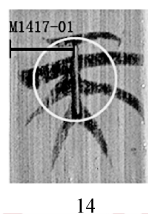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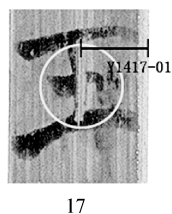


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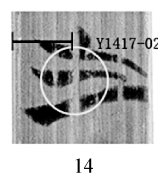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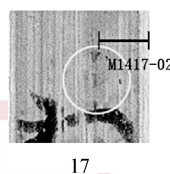


圖 12



圖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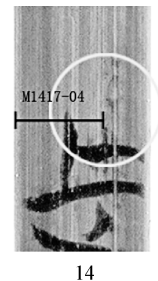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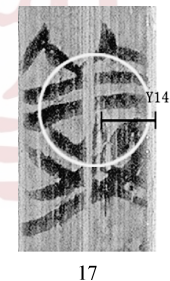


圖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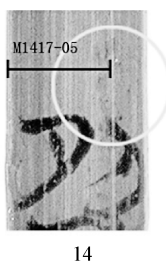


圖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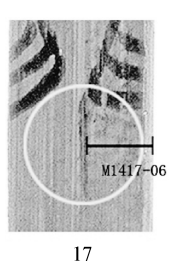


圖 16

簡 13 與簡 18 上找到了兩處反印墨迹,其細節與對應關係如圖 17、18 所示。

簡 12 與簡 19 上找到了 4 處反印墨迹,其細節與對應關係如圖 19 至圖 2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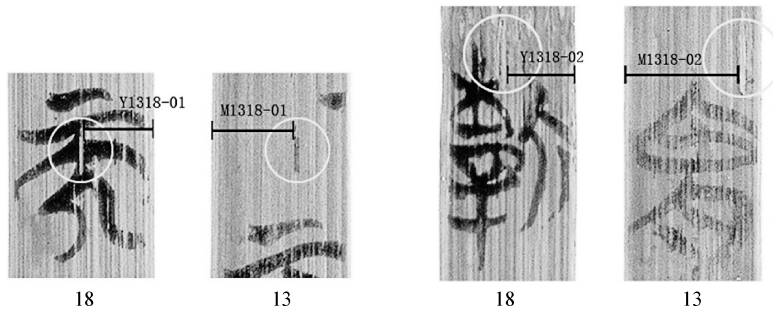


圖 17

圖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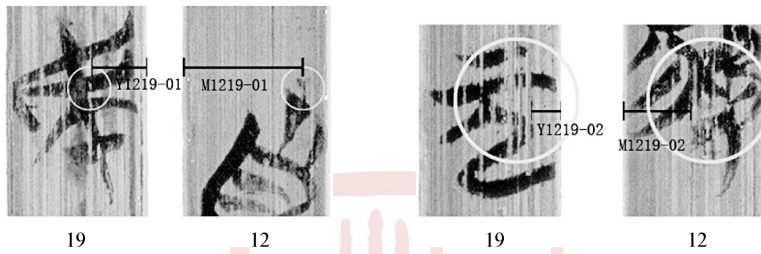


圖 19

圖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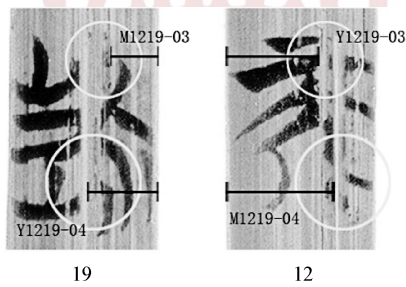


圖 21

簡 11 與簡 20 上找到了 10 處反印墨迹,其細節與對應關係如圖 22 至圖 29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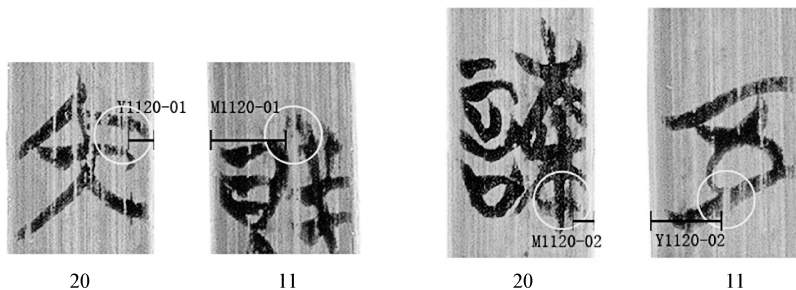


圖 22

圖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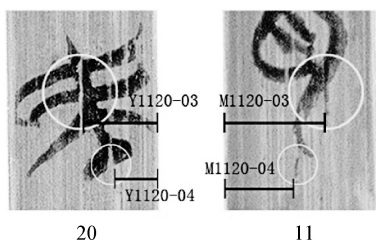


圖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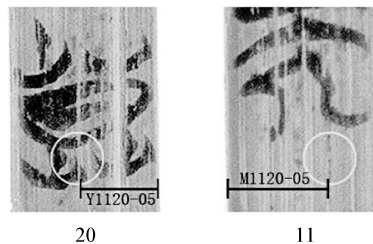


圖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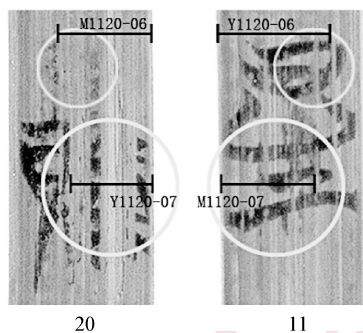


圖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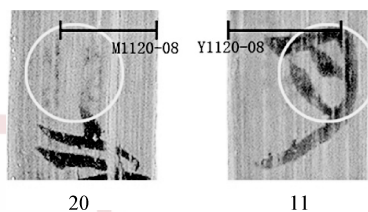


圖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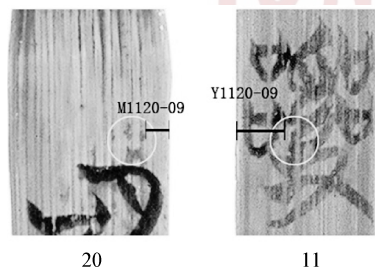


圖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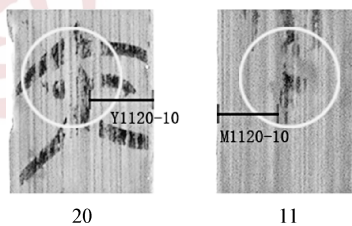


圖 29

簡 10 與簡 21 上找到了兩處反印墨迹,其細節與對應關係如圖 30、3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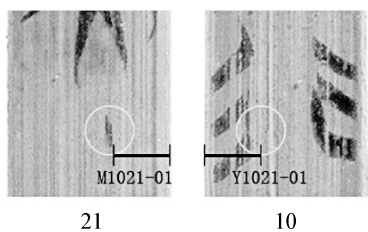


圖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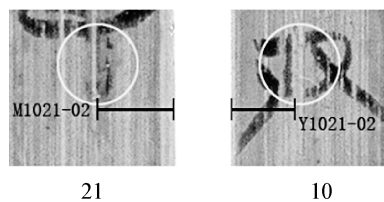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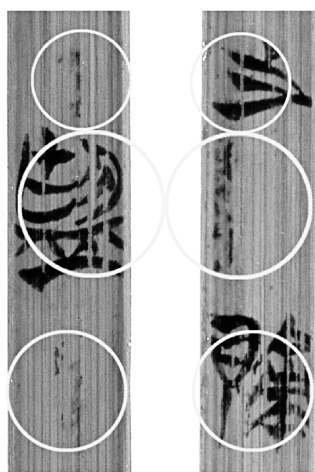


圖 31

事實上,反印墨迹在過去公佈的清華簡中也曾發現過。如:《金縢》的簡 1、2、3 與簡 4、5、6,如圖 32 至 37 所示。



《金滕》4

《金滕》3

圖 32



《金滕》5



《金滕》2

圖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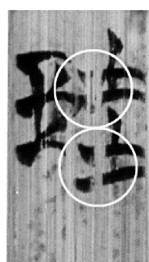


《金滕》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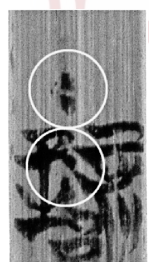


《金滕》2

圖 34



《金滕》5



《金滕》2

圖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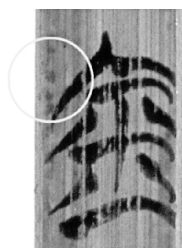


《金滕》5



《金滕》2

圖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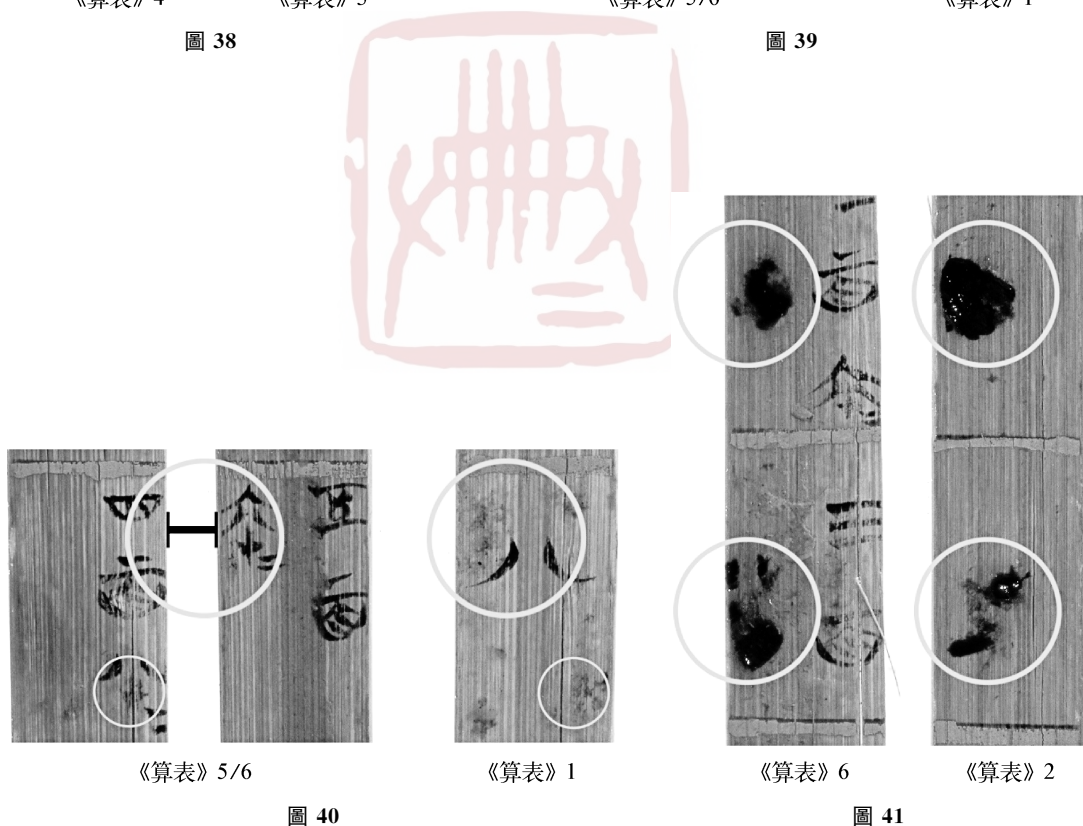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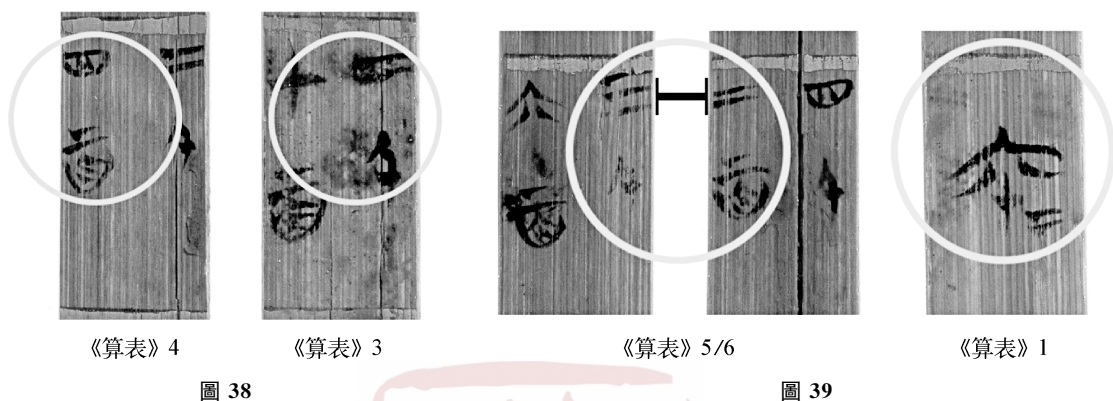
《金滕》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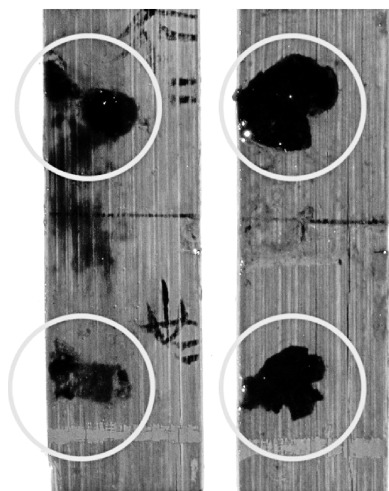
《金滕》1

圖 37

《算表》中也有大量的反印墨迹,近期有學者作了很好的研究,^{〔1〕}其中簡 2、1、3 與簡 4、5、6 對應,簡 12、13、14、15、16 與簡 17、18、19、20、21 對應,我們在這裏補充幾版清晰的圖像,如圖 38 至 5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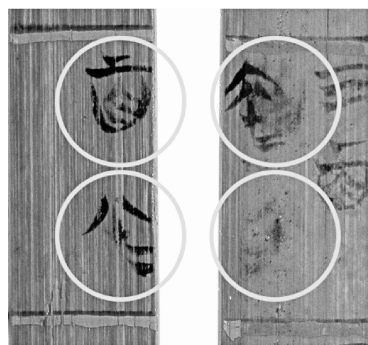
〔1〕參見肖芸曉《清華簡〈算表〉收卷方式小議》,簡帛網,2014年6月12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31。



《算表》6

《算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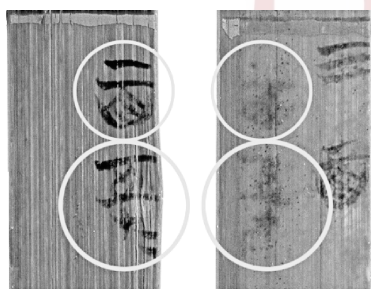
圖 42



《算表》18

《算表》15

圖 43



《算表》18

《算表》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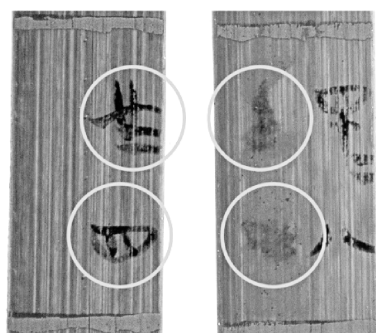
圖 44



《算表》18

《算表》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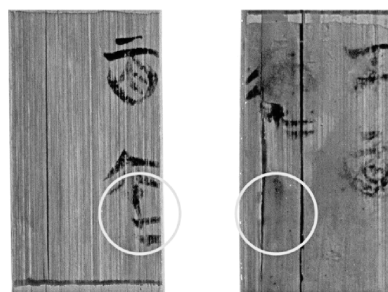
圖 45



《算表》18

《算表》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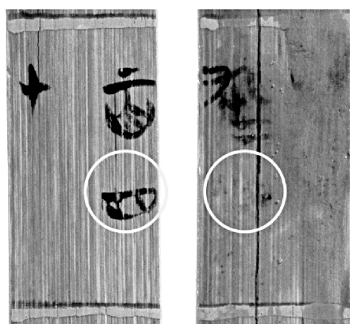
圖 46



《算表》19

《算表》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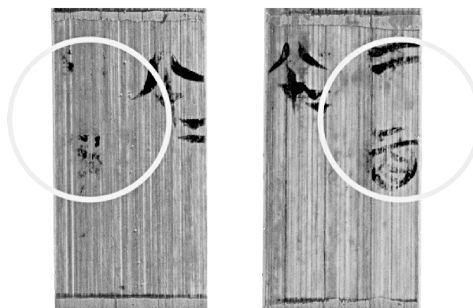
圖 47



《算表》19

《算表》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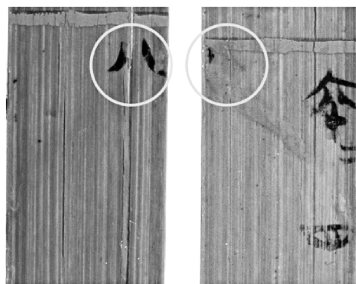
圖 48



《算表》19

《算表》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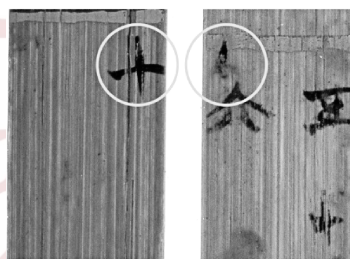
圖 49



《算表》20

《算表》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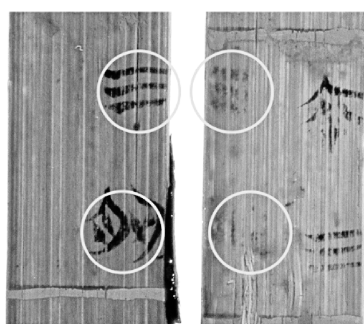
圖 50



《算表》20

《算表》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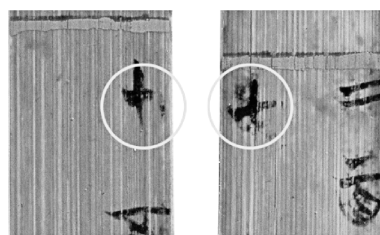
圖 51



《算表》21

《算表》12

圖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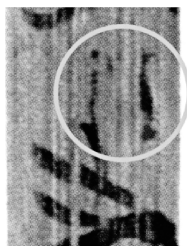


《算表》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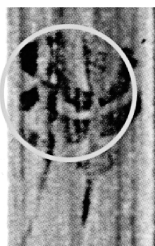
《算表》12

圖 53

除清華簡外，上博簡中也大量存在這種現象，現舉幾個比較顯著的例子，如：《從政》甲本簡 2 與簡 9、簡 13 與簡 19，見圖 54 至 5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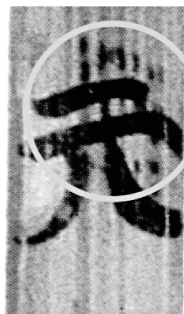


《從政》甲9



《從政》甲2

圖 54



《從政》甲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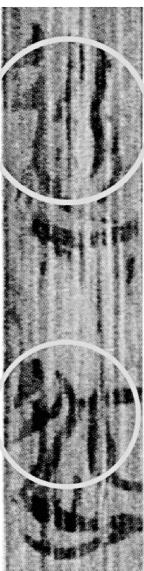


《從政》甲2

圖 55



《從政》甲19



《從政》甲13

圖 56



《天子建州》乙2



《天子建州》乙1

圖 57

《天子建州》乙本簡 1 與簡 2, 如圖 57 所示。

《鄭子家喪》乙本簡 1 與簡 2, 如圖 58 所示。

上述這些現象每每會出現在污垢較多、字迹漫漶的竹簡上, 以前似乎並沒有引起大家足夠的重視。我們也希望在今後的竹簡清洗和保護過程中, 整理者能對這些信息多加保留, 避免將它們連同污垢一起被清洗掉。



《鄭子家喪》乙2 《鄭子家喪》乙1

圖 58

(二) 對反印墨迹的初步分析

通過上文的舉例可以看出，反印墨迹現象在竹書中並不鮮見，但是，由於它們的形成有很强的偶然性，其形態殘缺不一，且常與污垢和漫漶字迹伴生，對它們的辨識就顯得十分困難。通常來講，一個反印墨迹的確定，一定要找到它所對應的源點，這不僅是爲了找到它形成的原因，也是爲了找到竹簡間的對應關係，這種對應關係可以給竹書形制的研究提供幫助。

以《殷高宗問於三壽》的簡 10 至 21 爲例，這組反印墨迹是以簡 15 和 16 相接的中縫爲中軸，對折後形成的，可是從圖像中可以看出，其中的對稱關係並不一致。爲了進一步討論其中的原因，我們對該篇中採集的反印墨迹與其源點的對稱關係進行了測量，得到了以下數據：〔1〕

〔1〕我們對《殷高宗問於三壽》中具有反印關係的圖像採集點進行了編號，其中反印墨迹以字母“M”開頭，它所對應的源文字或筆畫以字母“Y”開頭，具體的測量點可參看圖 1 至 31。數據是根據圖版測量而得，精確到 0.1 mm，誤差 ± 0.1 mm。

表 1

位置	筒 15 採樣點	距筒左邊距離	筒 16 採樣點	距筒右邊距離	距 差
上部	Y1516-01	1.6 mm	M1516-01	3.2 mm	-1.6 mm
	Y1516-02	2.3 mm	M1516-02	3.8 mm	-1.5 mm
	Y1516-03	4.1 mm	M1516-03	4.8 mm	-0.7 mm
	Y1516-04	1.6 mm	M1516-04	2.3 mm	-0.7 mm
	Y1516-05	3.1 mm	M1516-05	3.8 mm	-0.7 mm
	Y1516-06	1.5 mm	M1516-06	2.2 mm	-0.7 mm
	M1516-07	1.2 mm	Y1516-07	1.8 mm	-0.6 mm
	Y1516-08	2.5 mm	M1516-08	3.0 mm	-0.6 mm
中部	Y1516-09	3.2 mm	M1516-09	3.3 mm	-0.1 mm
	Y1516-10	3.9 mm	M1516-10	4.1 mm	-0.2 mm
	Y1516-11	2.9 mm	M1516-11	2.9 mm	0 mm
	Y1516-12	3.0 mm	M1516-12	3.0 mm	0 mm
	M1516-13	0.9 mm	Y1516-13	1.4 mm	-0.5 mm
下部	Y1516-14	2.5 mm	M1516-14	4.1 mm	-1.6 mm
	M1516-15	0.3 mm	M1516-15	2.0 mm	-1.7 mm

表 2

位置	筒 14 採樣點	距筒左邊距離	筒 17 採樣點	距筒右邊距離	距 差
上部	M1417-01	2.8 mm	Y1417-01	2.9 mm	-0.1 mm
	Y1417-02	2.6 mm	M1417-01	2.2 mm	0.4 mm
中部	Y1417-03	4.2 mm	M1417-01	2.7 mm	1.5 mm
	M1417-04	4.1 mm	Y1417-01	2.5 mm	1.6 mm
	M1417-05	4.5 mm	Y1417-01	2.8 mm	1.7 mm
	Y1417-06	4.7 mm	M1417-01	2.9 mm	1.6 mm
下部	Y1417-07	4.4 mm	M1417-01	2.8 mm	1.6 mm

表 3

位置	簡 13 採樣點	距簡左邊距離	簡 18 採樣點	距簡右邊距離	距 差
上部	M1318-01	3.4 mm	Y1318-01	2.9 mm	0.5 mm
中部	M1318-02	5.0 mm	Y1318-01	3.0 mm	2 mm

表 4

位置	簡 12 採樣點	距簡左邊距離	簡 19 採樣點	距簡右邊距離	距 差
上部	M1219-01	5.1 mm	Y1219-01	2.4 mm	2.7 mm
中部	M1219-02	2.9 mm	Y1219-02	1.2 mm	1.7 mm
	Y1219-03	3.8 mm	M1219-03	2 mm	1.8 mm
	M1219-04	4.4 mm	Y1219-04	2.9 mm	1.5 mm

表 5

位置	簡 11 採樣點	距簡左邊距離	簡 20 採樣點	距簡右邊距離	距 差
上部	Y1120-01	3.1 mm	M1120-01	1.0 mm	2.1 mm
	Y1120-02	2.9 mm	M1120-02	0.9 mm	2.0 mm
中部	M1120-03	4.1 mm	Y1120-03	3.1 mm	1.0 mm
	M1120-04	2.8 mm	Y1120-04	1.8 mm	1.0 mm
	M1120-05	4.1 mm	Y1120-05	3.2 mm	0.9 mm
	Y1120-06	4.8 mm	M1120-06	4.0 mm	0.8 mm
	M1120-07	4.0 mm	M1120-07	3.5 mm	0.5 mm
	Y1120-08	4.9 mm	M1120-08	4.1 mm	0.8 mm
	Y1120-09	2.0 mm	M1120-09	1.0 mm	1.0 mm
下部	M1120-10	2.5 mm	Y1120-10	2.7 mm	-0.2 mm

表 6

位置	簡 10 採樣點	距簡左邊距離	簡 21 採樣點	距簡右邊距離	距 差
中部	Y1021-01	2.1 mm	M1021-01	2.1 mm	0 mm
	Y1021-02	2.4 mm	M1021-02	2.8 mm	-0.4 mm

表格中的“距差”反映的是兩支具有反印關係的竹簡的錯位距離,也可理解為它們距離對稱中軸的相對距離差。距差為“0”時,說明它們與對稱中軸距離相等;距差為負值,說明前一個點比后一個點距對稱中軸更近,距差為正值時,說明前一個點比后一個點距對稱中軸更遠。在竹簡完全筆直的情況下,兩支互相反印的竹簡上的各對應點的“距差”應該是相等的。實測的數據顯然與我們的設想有出入,說明在產生反印墨迹的時候,竹簡已經產生了一定的形變,這種形變可能是在取材時即已產生,也可能是因兩端編繩鬆散后而形成的。

該篇竹書完整時應有 28 支(今缺第 3 簡),簡 15、16 接近正中,推測竹書全篇當時曾對折存放。但 1—9 簡與 22—28 簡上,並沒有發現明確的反印墨迹,很可能在反印墨迹形成時,該篇首尾兩部分竹簡已經散亂。

根據常識,對折后再卷起的竹書,由於內外兩層周長有差,原本相對應的竹簡一定會依次錯位。在我們的實測數據中,距離中軸較遠的簡 10、21 的距差,與簡 15、16 的數據相差甚微,它們中間各簡的數據也沒有呈現遞減或遞增的變化,依次錯位的現象並不存在,說明該篇竹書很可能當時沒有卷起存放。

相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算表》簡中,肖芸曉先生根據其中的反印墨迹指出《算表》是一種兩側先分別對折,再向中間對折的收卷方式,^[1]這一推論我們認為是十分正確的。《算表》、《殷高宗問於三壽》兩篇竹書的存放方式,與我們傳統的認為以首簡或末簡為中軸向另一端卷起的收卷方式,是很不相同的,這是通過反印墨迹的研究給我們帶來的新的認識。

從首簡或末簡卷起收卷的方式,會使篇首的幾支簡因正面緊貼而形成反印墨迹,在《天子建州》乙本簡 1 與簡 2、《鄭子家喪》乙本簡 1 與簡 2 都發現了近似的現象。但是,若要得到更可靠的有關收卷方式的結論,尚須結合該篇其他各簡上的信息以及簡背的圖像進行綜合考察。

另外還要補充的是,《算表》簡 2、1、3 在與簡 4、5、6 對折時產生了較大的錯位,致使簡 1 上同時出現了簡 5 和簡 6 的反印墨迹,參看圖 39、40,我們根據這一現象測量了簡 5 與簡 6 在墨迹被反印時的實際間距,約為 3.2 mm,與一般情況下相鄰兩簡貼合編連的情況有些出入,推測這也是因為編繩朽爛後竹簡散開而造成的。

[1] 肖芸曉:《清華簡〈算表〉收卷方式小議》。

(三) 對竹書編連的再認識

整理新發現的竹書,首要的工作是對散亂無序的竹簡進行編連,隨着我們對竹書形制研究的逐漸深入,可資利用的知識也不斷增多,總結起來至少有下列五方面內容能夠對竹書編連起到參考作用:

1. 書手的書風。對於竹書的整理而言,書寫風格的分類應該是第一步。由於書手的不同,呈現出的字體、用筆方式、字距佈局等都會有顯著的差別,這是一目可見的直觀感受。通常來講,一批竹書中會發現若干個書手,每個書手又會抄寫若干篇文章,而對於同一篇竹書而言,一般都會由一個書手完成。因此,根據書手的書風,可以將散亂的竹書進行大的歸類。當然,這一標準也不乏例外,如上博簡的《競建內之》與《鮑叔牙與隰朋之諫》本應屬同一篇竹書,而兩者的書風在總體上却大相逕庭,後經學者們的仔細研究發現,《競建內之》在簡 7、8、9 中出現了與《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字體風格相同的字迹,^{〔1〕}二者之間的關係昭然若揭。可見,書手的書風既可以作大的分類參考,也可以為竹書的編連提供細節上的依據。

2. 竹簡的長、寬和簡背的竹節位置、劃痕關係。之所以將這四種信息歸為一類,是因為它們都與竹簡的前期製作工藝密切相關。簡背劃痕並不是每支簡都有,在早些年有關竹書的整理報告中,簡背照片公佈的很少,但仍可找到簡背有劃痕現象的例子,如上博簡《容成氏》簡 53 的背部,後來發現的北大漢簡、嶽麓秦簡也都出現了大量的例子,可見這一現象是比較普遍的。在清華簡一至三輯發表後,我們曾根據已有的簡背圖像進行分析,指出簡背劃痕是在竹節被削刮掉之前的“竹簡形態”上形成的。對竹簡進行刻劃的目的,是為了方便後面對竹簡進行抄寫和編連的人能夠按照劃痕的編排依次取簡,然後,因相鄰兩支竹簡曾同用一道切縫,在將其臨接編聯後就會具有“嚴絲合縫”的效果。^{〔2〕}簡背劃痕能完全貫聯反映的是製簡工藝的一種理想化的操作流程,而在實際操作中,書手常常沒有按照順序取簡,致使預期的效果無法實現。因此,劃痕關係對編連簡序的可靠程度相對較低。但仍須指出的是,同一篇竹書往往使用一個或幾個“竹簡”完成,竹簡的長、寬相對統一,簡背的竹節位置相同,根據竹簡

〔1〕參看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

〔2〕參看賈連翔:《試借助數字建模方法分析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簡背劃痕現象》,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13年6月;《江漢考古》2015年,待刊稿。

的長、寬和其背部的竹節位置、劃痕關係將竹書內容進行粗略的分組,是很有效的辦法。

3. 竹簡的契口和編痕。同一篇竹書會擁有同樣位置的契口和編痕,根據契口和編痕的位置也可以對竹書進行粗略的分篇,這已是整理竹書的常識。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內容相對獨立的書篇,也會擁有位置相同的契口和編痕,我們不能排除它們有可能曾經編連在一冊。例如,學者們通過研究發現,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尹至》、《尹誥》三篇關係密切,它們不僅擁有相同位置的契口和編痕,其簡背的劃痕也有貫連關係,而且這三篇都是敘述伊尹與湯的事迹,完全有可能當時依次編連在一冊。^{〔1〕}這種現象無疑為我們理解古書的分卷提供了新的知識。

4. 竹書的原有編號。部分竹書寫有編號,或位於簡背被削治過的竹節處,或位於正面的簡底部,它們可以作為竹簡排序最直接的依據。然而,編號也未必都是準確的,例如:《繫年》簡全篇 138 支,在簡 52、53 背面出現了兩次“五十二”,後面依次錯編,直至簡 88、89 背面,又分別記為“八十七”“八十九”,漏編了“八十八”。如果說《繫年》原編號的錯誤尚未對簡序產生大的影響,那麼前文討論的《殷高宗問於三壽》中原編號“十”與“十五”兩簡位置的錯換,就需要我們仔細地加以糾正了。從《殷高宗問於三壽》簡序錯誤的現象可以看出,一些竹書簡背序號的抄寫,是在正文內容抄寫之前,竹簡尚未編連成冊時就已完成了,這與竹書的最終編成還有一段距離,其間出現錯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5. 竹書的反印墨迹。從我們前面舉的例子可以看到,這種現象在竹書中經常出現,尤其是在污垢比較多的竹簡上以及字迹抹滅、漫漶不清的地方,其作用也不容忽視。將我們找的例子綜合起來看,反印墨迹最大可能是產生在墓葬環境中,根據反印墨迹對竹簡進行編排,至少能夠反映這些竹簡在墓葬中的擺放次第,這種次第應當與竹書的原貌比較接近。我們對《殷高宗問於三壽》篇簡序的調整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有規律的反印墨迹比竹簡的原編號更為可靠。對於一些沒有編號的竹簡,反印墨迹就顯得更為珍貴,如在《從政》中發現的反印墨迹可以為簡序的排定提供參考,這個問題我們將另文討論。至於利用反印墨迹可以恢復部分竹書的收卷方式,尚須要依靠大量的發現和仔細的比對,本文涉及的一小部分内容僅僅是這個

〔1〕參看孫沛陽:《簡冊背劃綫初探》,《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第 458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肖芸曉:《試論清華竹書伊尹三篇的關聯》,簡帛網,2013 年 3 月 7 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34。綜合孫、肖二位先生的觀點,此三篇編連的順序依次是《赤鵠之集湯之屋》、《尹至》、《尹誥》,但《赤鵠之集湯之屋》在簡末有篇題,若三篇編為一卷,則該篇題在簡背卷中位置,這是個不太容易解釋的問題,故我們只能說不排除它們有編在一卷的可能。

工作的開始。

以上五點,概括得恐怕不够完全,對竹書的整理是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編連只是這項工作的前奏,在綜合上述形制參考之後,能够使文義內容聯通,才是竹書編連的最後檢驗。我們希望通過這一系列的認識,能够將竹書的編連工作做得更加準確,以期呈現出竹書最本真的面貌。

(賈連翔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出土
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後)

